



沈氏學說卷之七

樵李 沈堯中

編

樂

律同合聲

論聲不論器

絲竹有自然

聲之

四清聲

各器各具一音樂章

官材

封建

封建井田

學校

選舉

資格

考課

財用

賦稅

貴粟

儲蓄



會計

西北水利

東南水利

河漕

海運

鹽鐵

錢幣

征權

救荒

樂

律同合聲

熊朋來云周禮六律六同之序與算家三分損益之序不同六陽律從子至戌左行六陰呂從丑至卯右行不以後世算法論也算法始於張蒼其術有窮不如周公合聲之法一陰一陽流轉不可勝窮周禮掌樂之官以合聲爲主大司樂分樂而序

之皆奏陽歌陰律呂相應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

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

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其序與司樂同

函鍾卽林鍾小呂卽中呂也大胥頒樂合聲教國

子者亦以合聲之法教之典同辯天地四方陰陽

之聲制樂器者亦以合聲之法辯之蓋一均之中

止用五正律常虛七律不用陰不自成陽不自生

合聲則具二均之聲而陰陽之聲始備諸儒言合

聲至項氏益詳其法與乾坤世應納甲之六辰及

斗之所建日月之所會皆相應黃鍾大呂子與丑

合在納甲爲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在天爲斗建
子而日月會星紀斗建丑而日月會玄枵太簇應
鍾寅與亥合在納甲爲乾二甲寅應坤上癸亥在
天爲斗建寅而日月會姤訾斗建亥而日月會析
木姑洗南呂辰與酉合在納甲爲乾三甲辰應坤
上癸酉在天爲斗建辰而日月會大梁斗建酉而
日月會壽星蕤賓林鍾午與未合在納甲爲乾四
甲午應坤初乙未在天爲斗建午而日月會鶉首
斗建未而日月會鶉火夷則中呂申與巳合在納
甲爲乾五壬申應坤二乙巳在天爲斗建申而日
月會鶉尾斗建巳而日月會實沈無射夾鍾戌與
卯合在納甲爲乾上壬戌應坤三乙卯在天爲斗
建成而日月會大火斗建卯而日月會降婁斗常
左行日月常右行乾六陽自子左行坤六陰自未
右行合聲之法與天文易象相應愚按六陽律左
行自子至戌在乾卦六爻納甲亦自子至戌所謂
陽得當位也六陰呂右行本是自丑至卯在坤卦
六爻納甲乃自未至酉所謂陰得對衝也通五聲
二變言之子丑二律合而十二律皆備其次寅亥
合而十二律獨虛子未二辰其次辰酉合而十二

律又虛丑午申亥四辰然丑有子午有未申有巳
亥有寅復爲子丑二律相合而十二律又皆備何
以子丑午未四律合而十二律皆在焉試以十二
宮橫推之子之於丑午之於未爲陰陽之初子有
父道未有母道最相近切而合故十二律具備於
三均之中寅亥越子丑而合本是虛子丑二辰丑
取對衝則虛子未也巳申越午未而合本是虛午
未二辰未取對衝則虛丑午也辰酉越巳午未申
而合本是虛巳午未申四辰巳未取對衝則虛丑
午申亥也卯戌越亥子丑寅而合本是虛亥子丑
寅四辰亥丑取對衝則虛子未寅巳也十二宮隔
八數之固可以見諸律之流若以六陰辰對衝易
位而布於六陽律之間可以流水順數十二均周
而復始無有間斷之處若去二變止存五聲則黃
鍾退取應鍾至大呂復爲黃鍾如日月轉而合氣
左轉也明乎合聲之法則陽常爲主陰常爲合矣
愚嘗謂算家執中呂不生黃鍾爲說此乃筭術之
窮非律呂之窮觀聲之法起黃鍾而止於夾鍾循
環無端何莫非黃鍾之流行六陰辰必須對衝必
須逆行正如乾兌離震順巽坎艮坤逆取其逆行

也乃所以為順行也術家但見十一支橫合而從不合若知律呂之位則從橫皆合矣古者中春之月日躔奎而後習樂取中氣之應卯戌之合也自合聲之法廢算律之教興後世郊廟之樂宮調孤行不知按日用律不取律呂合氣或以非配偶相尅制之律錯雜歌奏何以召天地之和哉况周禮奏陽歌陰奏用金石匏竹而在堂下歌用絲行和之而作於堂上用陰呂為宮而歌者在上用陽律為宮而奏者在下取陰陽交泰之象非深於周公之典者不足以言樂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為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夫律與歷一也歷以目律以耳乃能得造化之實不此之務而徒求之于筭吾恐六觚一握術亦易窮而况京房錢樂之之輩乎

論聲不論器

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

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爲箏笛瓠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鍾鑄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栝孟古者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栝孟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滌蕩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

絲竹有自然之聲

琴律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本聲取之其不當徽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清越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視琴之長自龍齧至臨岳折半爲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

者定中徽上下或差分末其聲輒否中徽既定其
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徽而
上其內爲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徽而止
其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悉與中徽同此造化真
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
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
半作第六孔爲黃鍾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
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
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鍾第四孔爲蕤賓林鍾第
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鍾姑洗自下而上笛體
中翕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
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
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
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

四清聲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曰鍾磬者
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必云十六者明十
二律之有四清聲也下層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
洗仲呂蕤賓林鍾八枚自右而左上層夷則南呂
無射應鍾黃鍾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鍾清八枚自

沈氏序引 卷之七
左而右必曰二八者明編鍾之有序考擊之有法也

各器各具一音

筆談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宮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瑟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實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編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

樂章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說其義非詩之本義也漢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大樂氏例能歌之厥後聲歌之樂日微至曹魏時惟杜夔傳古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晉太和申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其一曰於赫篇準鹿鳴聲其二曰巍巍篇準騶虞聲其三曰洋洋篇準文王聲

其四復用鹿鳴而除古伐檀晉承魏氏之舊作祖宗篇準鹿鳴於皇篇準於赫邦國篇準洋洋明明篇準巍巍其章句長短聲節高下大畧因乎詩之雅頌雖其平仄未必盡同而依詠之間自可諧協故儀禮經傳通解載小雅國風十二詩譜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二調也而晉樂志有杜夔笛二其三尺二者所以奏無射二尺九者所以奏黃鍾乃知詩譜為夔舊物未經延年所改也先儒謂古雅四曲亡於魏晉由是觀之其實未嘗亡耳然所謂鹿鳴用黃鍾清宮關雎用無射清商者以二曲皆用

黃鍾清宮起調畢曲中間逗遛曲折不出乎一均七聲之外非謂某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管某字而不可以移易也古之度曲大槩如此隋唐以降鄭譯諸人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俚耳高下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旨微矣獨大樂署所掌十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取易但撰辭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夫有作亦必循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於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葛覃之於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

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嘗以古辭求之晉稽康有
風入松之曲唐僧皎然擬之爲五言詩今大樂雙
調有風入松乃首句七言末句六言與皎然之作
全不相似豈此曲可五言亦可七言乎李賀申胡
子巖築歌亦五言當時工師尚能於席間裁爲平
調奏之今人不能也意者凡曲家古詩樂家以其
起調畢曲之字偶用一調譜之遂加襯字爲曲非
先定其律而後撰其辭以轉合之亦非謂此曲必
入某調而不可易也故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越
調中呂皆有鬪鸛鶉正宮仙呂皆有端正好若是
者不必徧舉可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詩而十
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矣

官材

封建

黃帝建萬國親諸侯唐虞夏商因之而周爲盛春
秋之時齊桓晉文狎主夏盟王室不絕如綫及其
後也田并齊韓魏趙分晉合從連衡視周爲虛王
秦懲周而罷侯置守不再傳而海內崩裂漢懲秦
而封異姓則異姓叛封同姓則同姓叛議者不察
而此甲彼乙迄無定論均之覩其偏而未覩其全

也請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周魯齊晉燕魏宋鄭秦楚陳蔡吳越閩蜀諸腹心之地宗廟朝廷百官六軍之需咸仰足焉封建則必有痿痺不仁之患遼陽上谷銀夏綏宥酒泉張掖河湟洮岷川西滇南諸邊徼之地與犬羊爲隣又非文墨吏歲更月改之所能也不封建則必有潰決不救之禍故封建一也在內則亂在外則治內而郡邑則四方輻輳歸命于天子而天子之權重外而封建則礪山帶河世爲天子屏翰而中國之權重秦漢以來不乏羣策卒未有調停斟酌爲明主建萬世不拔之業唐失之內強宋失之外弱叔季之世各受其弊至不可返亦可慨矣

封建井田

唐太宗嘗讀周禮慨然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足以法三代誠哉是言也愚謂斯二者並舉則行編舉則廢何也昔者諸侯世守其地視其境內皆吾土也視其境內之民皆吾傭也地力之肥瘠民數之多寡可擢髮而數故封建立而井牧可舉井牧舉而什伍可定什伍定而鄉舉里選可行蓋地里有限故易知世相守故彼此習而不相掩故皆可

行也今也郡縣之吏有如傳舍境內人民土地如秦越之視而奈之何言古法也

學校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及攷周禮大司徒之教僅寄之于比閭族黨而無所謂師儒之專官乃今國有司成省有督學而其屬又多博士視周盖加詳矣而今之士風抑何其下也操瓠者舍常而怪擁臯者舍博而約希世者舍範而詭談禪者舍漸而頓矯俗者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植黨者知有友而不知有

君無論三代卽視漢唐宋亦少讓焉此無他故矣盖周之比閭族黨與民親而今之司成督學與士疎各屬其迹若親而其教實疎盖其秩卑其權輕而又多鍾鳴漏盡之輩無惑乎教之不行也竊謂今之科目惟甲榜得人最多于其中又選端方慎重者爲之而又優之以秩假之以權率教者有賞不率教者有罰迨至考校精擇行與文合者爲上等文優而行劣者爲下等上之司成督學如鄉舉里選之制而又以得人賢否爲所舉殿最庶幾其得人乎盖優之以秩則其體崇假之以權則其令

行一意陶鎔則教爲易入責以後効則舉不敢私如是而人才有不得者吾未之信也不然鄉書所錄亦僅文爾豈迪知忱恂之實也哉

選舉

選舉之法一變而爲辟舉再變而爲限年三變而爲中正四變而爲停年五變而爲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遂爲後世法夫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漢初爲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本未具舉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意

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徇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爲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胡廣張衡非之魏興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爲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閱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

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爲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謂之年勞甄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爲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爲擢賢真知言哉

資格

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爲東焉于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爲重本也立法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嘗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焉一資一級至不輕

也自熙寧大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爲監司郡守者有選未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旣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蓋國家官人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雋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蓋資格嚴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進指其迂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爲序迂如此則爲不次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王弼州曰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卽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

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卽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頤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於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

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戰而得天下今使雕虫之士從容而蠹齧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考課

漢世課吏每事而攷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爲天下

最此刑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嘗爲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爲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更輸租而更以最此租課也卜式爲成臯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玄爲天水太守勸農桑爲天下最此農桑課也後志注曰令長歲盡計縣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上其簿于郡課校其功則戶口墾田錢穀亦各有課也以此推之在當時攷覈必有法度惜漢史之不載而後世不傳也

財用上

賦稅

自秦廢井田之制墾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高祖四年初爲筭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文帝時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昭宣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錫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至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

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墮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輪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

按以爲額益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大曆十四年以墾田之數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亦救弊之良法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
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陸贄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欲復租庸調必先復口分世業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均田兩稅乃不可易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

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
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錙者乃厚賦
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
尤爲的當陸贄所謂計估筭緡失平長僞挾輕賚
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歛求乃誘之爲
奸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
非法之弊益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
雖曰逐末者易于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
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
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
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
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
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
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
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
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
於楊炎而少之乎

貴粟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脩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

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

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莫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得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潔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二一日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儲蓄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日舉以樂賈誼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

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

之

會計

宋元祐元年朱光庭請置局取戶部天下一歲出人與三年交費四夷歲賜凡百經費會計可省者省之量入爲出著爲令式詔戶部相度戶部言景德皇祐治平熙寧並修會計錄事目類分出納具見宜復講脩以備觀覽詔可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行裁省忠彥等請仰法寶元慶曆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前後裁減浮費約及二十餘萬

西北水利

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烏鹵今生稻梁其後韓聞秦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東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注瓠閼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因名鄭國渠漢武帝時見

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傍高
卬之田其後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
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
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漑且糞長我禾黍自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輔渠
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
引汶水皆穿渠爲漑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
道者不可勝言國朝霍詹事韜亦言自眞定至永
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
以爲害能慎選守令勸民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所
收自倍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
輔荒瘠之地使爲富饒且使戎馬有限阻而不得
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守國之道也

東南水利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古今談水利者莫不祖
之而卒未有鑿然建百世之利者則亦知其一而
未知其二也蓋三代以來陵迂谷變有宜于古而
不宜于今不宜于古而宜于今者此非記載之所
能悉父老之所能道亦在識時務者神而明之耳

愚也生長澤國目擊水患常買一葉訪求原委竊疑禹之時江面濶而水勢直故易入而易定今之時江流狹而水勢壅故難注而難洩易入而易定導之而已矣難注而難洩又當于關格而求之嘗自上海而嘉定而太倉而崑山而常熟而江陰等處不審其縱而審其橫不審其經而審其緯則見有鹽鐵塘一帶貫穿三郡各在海塘之內蓋勝國時所爲海運之道愚得之如得一神禹蓋震澤由江入海約二百餘里水路旣狹中道復梗獨此塘橫而爲緯旋繞如虹此塘得濬則塘以上之水或

枝或幹無不可入于塘塘以下之水或浦或港無不可入于海今因淤塞各河塘各自爲流以故水脉不通旱澇俱受其患爲今之計除各塘浦聽候專官徐議外急當先求吳淞江故道并治七浦等處使下流不壅隨治鹽鐵塘一帶使三郡之水直而貫各州縣之水橫而入其太嘉鹽塘地勢旣高下流亦順堪爲出水門戶尤加深廣以引南北諸水隨便入海此則治水之要法也周禮曰凡爲溝者因水勢凡爲防者因地勢泥于故常則禹貢爲陳迹審于時勢則勝國之運道乃今治水之妙筭

願當事足到眼到心到自然觸處洞然犁然就緒矣

河漕

漢都長安漕關東粟武帝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
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南山下至河三
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
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
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
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
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

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
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
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
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
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
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
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

漢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
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
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唐亦都長安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水陸漕
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
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
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

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
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
傭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
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
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
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曾
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
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
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
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

河口而河水方漲湏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舡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惟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

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
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
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舡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
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
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舡支江舡二千
艘每舡受千斛十舡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
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舡
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案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
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河河舡不入渭江南之運
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舡之運積渭口渭舡
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
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
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
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
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
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
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
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
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

崇義檢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
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
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
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
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
下繇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
淮之阻減故道二千余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
歸命淮路通而止文宗時咸陽縣令韓遼建議秦
漢時故漕與成堰東達永豐倉請疏之自咸陽至
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堰成關中得其利
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瀕河縣令董漕事自江
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
石宋至道元年上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張洎講
求其事奏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
分會于天邑舳舻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惟汴
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
下之賦由此而進大禹疏鑿煬帝開畝終爲國家
用其天意乎其視漢唐爲力易矣

海運

元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

洋月余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
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
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澄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
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
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國家隆慶末漕臣王宗沐議
由淮入海再運而罷

鹽鐵

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
之厲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
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
所食論鐵則雖一鐵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
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
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
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
君奪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
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
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
耳

錢幣

管子曰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飢
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
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
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
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
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
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
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呂東萊曰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爲本以泉布爲
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旣盡浮游未作
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
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
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
之事經權本末常相爲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
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
得其一不知其二也及後張齊賢爲江南轉運使

欲多鑄錢不思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未未嘗取利南齊孔頴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愛工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起私鑄不起則斂散歸公上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也總而論之如漢五銖如唐開元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此是錢之嘉也又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爲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爲一千行旅賫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議者欲以楮幣公行要非經久之制推本論之錢之爲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資以爲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旣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咸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也

征權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事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爲彊兵足用不

可既有而棄之也榷酒茗筭舟車筭山澤古聖王
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
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有廢弛立見闕匱不知三代
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廩官吏亦用軍旅亦賑
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
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以爲出無侈靡妄
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涯征求無藝貢
助常法所不能支則榷之又榷筭之又筭筭之又
筭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
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
欲罷官榷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
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侷
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
也

救荒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
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
最下也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
歛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
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

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籬頭斛面重
歛取羸噫可歎也

圖



中华古籍保护

